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四）

○ 祁斌



祁斌

中国证监会
研究中心
主任，北京
证券期货研
究院执行院
长。

中国经济的围城与穿越

过去的30年，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高有低，有很多忧虑、很多挑战，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加速的。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2000年我从纽约回国时，国际机构普遍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大约会在2050~2060年之间超过美国。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比原先的估计提前了近40年。即使我们保守一点，也是2020年前后。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即便中国经济总量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人均GDP和其他很多方面与美国的差距还是巨大的。但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加速效应，远远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加速？

我们理解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理叫做自由贸易或自由交易（free trade）。理论上讲，自由交易是个排列组合的过程，2个人可以做1个交易，3个人3个，4个人是6个，5个人是10个，6

个人15个，7个人31个。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去的时候，结果可能是爆炸式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会自我加速的，总量的增长可能会呈现翘尾效应。

这是除去各种短期因素如CPI等以外，中国经济发展背后最大的宏观和长远因素。看不到这个因素，可能你的估计全都是错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定要保持稳定的原因，否则就没有让这些交易发生的环境，而要花大部分时间进行社会的修补。在13亿人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第一是对手方越来越多。边远地区参与进来，开始搞旅游，干部也下海了，参与市场经济的人越来越多。增加一个人，不只是增加一个交易，而是增加了很多交易的可能。第二是升级，有很多农民开始办企业了，有的甚至去读了EMBA，农民工越来越少。第三是基础设施的改进，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道路交通的进步，还有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信息交换的便捷。第四是社会的进步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例如信用体系的建立、法制环境的改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交易规则的清晰。我们要建设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因为在资本市场上，大家必须讲规则，这大大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效率。还有一个就是民族特性，中国人很勤奋，一天能做10个交易，一个德国人一天做1个交易，一个希腊人大概10天也不做1个交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总量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

2011年底，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一片悲观，结果数据一出来，发现没有那么糟糕。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我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围城与穿越”。围城，往往里面的人觉得外面好，外面的人觉得里面好。中国人看国外，金

融危机肯定不行，外国人看中国，华尔街卖空中国。当时可能只剩一种人说中国还可以，我把它称为“穿越”，在东西方之间的穿越。那就是，外国人到中国一看，说中国还行，中国人出国一看，还是祖国好。其实好坏都是相对的。我认识一位拍经济专题片的导演，去意大利拍片子，正好碰到经济危机，贝卢斯克尼下台，所以他连夜写邮件回来，说到了意大利，发现还是祖国好。

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也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忧患意识。中国经济有很多问题，我们要努力改革。中国资本市场也不会某一天就突然变得完美无缺，这需要大家共同来参与，推动发展和改革。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有信心。我们还要看到问题在哪里，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要有能力看清楚要在哪些方面去推动改革，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盲目“愤青”或悲观。

中国经济的动力在哪里？2006年，我带着证监会研究中心的全体同志去北京郊区地道战遗址焦庄户搞党建活动，看到了一个广告牌，让我很震惊。一个广告牌上，有27个农家菜的广告，这弄不好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广告牌。后来我去参加国际论坛，什么都不带，就带这张广告牌的照片，老外一看，傻了。我说这就是中国经济，在中国经济的每个环节，每个行业，都是这么一帮人，他们丝毫不害怕竞争，他们全心全意地拥抱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经济为什么总是不断往前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都是CEO，都是投行家，也都在充分竞争，当然这种模式

的弊端需要我们努力消除，但中国经济不缺动力。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竞争意识，往往缺点竞争规则，一般都是无序竞争。

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没有规则或规则不清晰，在自由经济自我加速的同时，社会问题也可能加速出现。因为自由交易的对手方是排列组合，矛盾的对手方也是排列组合，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可能快速增加。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最有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具挑战的时代。我们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这样可以让中国经济能够纳入一个良好的、透明的、公开的、有规则的竞争体系，使中国经济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行，使中国经济走得更好。

2011年我去中西部的一个城市参加会议，在机场接我的是一位老司机。我问他：您怎么这么大年纪还开车谋生？他说，他实际上是旅游公司的老板，因为活动太多了，司机不够用，只好亲自来开车。聊天中发现他挺了解iPhone，一问才知道，他还是这个城市的iPhone总代理。聊起股市，他最关心的是IPO排队时间有多长，我说你的旅游公司难道想上市不成，他说不是，他还投资了一个PE，他参股的一个公司差不多可



美国硅谷



北京金融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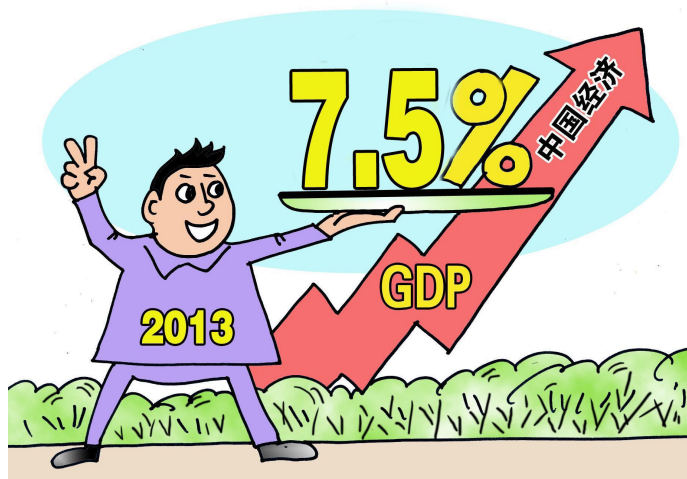
以上市了。我当时想，中国13亿人究竟有多少老板？说不清楚。

中国这个国家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人多；第二，每个人都要办公司，都要当老板。大家说美国有硅谷，是因为美国人有牛仔精神，喜欢创业。其实中国人的创业精神一点也不亚于美国人，只是缺乏一个机制。我们相信，中国资本市场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能够更好地把这些创业精神唤醒，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推动产业升级。

大国崛起需要不断改革体制机制

2010年底，中国跨越了人均GDP4000美元的门槛。如果时光倒流100年，1913年，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美国和阿根廷，人均GDP都在4000美元左右。那时世界在猜测，是美国崛起，还是阿根廷崛起。

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不可思议。今天美国人均GDP4万8千美元，阿根廷不到1万美元。但一百年前，起点是一样的，而且阿根廷资源丰富，面积不到美国的一半，耕地面积竟然和美国相当。一百年前，欧洲人为了移民去美国还是去阿根廷而犹豫不决，很多人最后选择了阿根廷，因为南美气候好。100年之后，这两个国家已经无法同日而语。



2013年GDP增长目标为7.5%左右

世界很奇妙，几乎是一个轮回。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世界又在猜测，是中国崛起，还是印度崛起。中国正好也走过了人均4000美元的门槛，4000美元之后的竞争力靠什么？大国崛起竞争的是什么？从美国和阿根廷的百年兴衰来看，不是起点，不是资源，是体制机制。

大国崛起需要不断改革体制机制。中国有一首儿歌，“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中国社会有两只老虎，一只叫做改革，一只叫做社会问题，它们可能都在跑，却不知道对方在哪。我们要让改革这只老虎跑得比另一只老虎快一点，这样就可以实现未来10年的发展目标，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看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

中国过去30年的奇迹，始于一个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农业。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结果是什么呢？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写过一本书，叫做《谁来养活八亿中国人》，书中说中国人很多，耕地又很少，中国人将来吃不饱饭，天下大乱。今天中国不止8亿人，13亿人了，可能有一半人在减肥，至少吃饭不再是问题。同样的一片土地，同样的人群，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中国的改革从农业的市场化开始，随后扩展到轻工业、重工业等各个领域。2001年到2006年，我有幸参与了中国基金业市场化改革的全过程，也见证了在金融行业推动市场化改革能带来的变化。行业规模从500亿到上万亿的爆炸式增长，除了市场环境等客观因素以外，与其他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一样，从业者积极性的调动带来了行业潜能的释放。

今天中国改革的本质，仍然是怎样去推动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生产力。今天的中国，也仍然有很多领域需要市场化，也可以市场化。金融领域是一个典型，大量企业找不着资金，大量资金找不着企业。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够发达，不够有效，不够市场化。医疗领域可能是另一个典型，一大群病人找不着医院看病，一大群医学院的

毕业生找不着工作，也是因为在这个领域不够市场化。改革，可以有宏大顶层的设计，也可以从经济社会一些明显市场化不足的领域做起，我们相信，这些领域的逐步市场化改革，释放出的生产力，可以成为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动力。

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改革的动力？大家都有很多的担心。我觉得中国改革的动力，可能还是来自于中国过去百年来的屈辱。有一次我做了一个讲座，举了阿根廷的例子，讲座结束后，一位年轻的小同事对我说，您讲得挺好的，但我就是想不明白，你们怎么老想着中国崛起，怎么老想要发展，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阿根廷人那样生活，他们那么生活不是挺好的吗？当时问得我一时也有点回答不上来，我说我们是没见过日本鬼子打进来，但是我们听说过。

有一天我开车上班路上，听到电台播了这么一条消息，我觉得很感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30周年时，阿根廷举国上下开始讨论，想把它收回去。马尔维纳斯群岛对于阿根廷的意义有点像我们的台湾。英国人听说后，议会讨论要再派一艘航空母舰去，把阿根廷再教训一顿。阿根廷的军队在英国皇家海军面前基本不堪一击，经济水平位列南美最贫穷国家之一，于是只好忍气吞声，偃旗息鼓。我想，阿根廷人虽然生活很悠闲，但是有时也很屈辱。所以我相信中国还是有改革的动力的。

当然，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改革也不再像30年前那样顺理成章，因为那时候不改革就没有饭吃。今天的改革涉及到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或许还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能够设计好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让每个参与改革的人，都能从改革中合理地受益，包括在政府和市场的人才之间建立起有规则的旋转门机制，才能更好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邓小平同志很早就说过，中国的崛起，需

要两个30年。今天的我们，正好站在前面30年的终点，后面30年的起点。

那么，中国能不能再有一个30年的发展？在二战结束以后，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有过一个高速成长的30年。欧洲从废墟上开始复兴，德国、法国从1945年走到1970年代陷入经济滞胀，30年；美国二战结束后从军用经济转向民用经济，走到1970年代遇到石油危机；日本人从50年代末期走到了1989年经济泡沫破裂，30年；亚洲四小龙60年代末期起飞，走到1998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30年；美国在1970年代后又有了一个30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高科技产业，而高科技产业的背后是资本市场。中国从1979年走到2009年，也是30年，还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金融危机。

今天的中国也正好走到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加快推动改革，相信中国经济有能力再走30年。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要不断提高中国社会的各种文明水平，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还有政治文明。小平同志讲，如果再发展30年到50年，我们就可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我们才能说，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人类做出了贡献。

我们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也有近百年的衰落和耻辱。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迎头赶上。今天我们几乎可以清晰地看到，多少代人梦想和企盼的民族复兴的光辉前景，就在可预期的未来。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幸运，经历过中国的贫穷，见证了中国过去30年的巨变，还有机会推动中国未来30年的成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再长的生命也是一瞬间，一滴水只有和洪流结合在一起才会有力量，我们有幸和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结合在一起，确实非常荣幸，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机遇。■